第437期
名誉主编:了 人
主 编:王 伟

# 养兰散记

◎ 张凤鸣

养兰多年,朋友说可以写一篇养花心得。一提笔,竟觉得与这些朝夕相对的绿影隔了一层无形的薄纱,连平常的浇水施肥也模糊起来,不知从何描画这无声的陪伴。

索性到阳台,泡茶,听歌。兰花默然静立,叶片新旧相间,仿佛初识。我居然真的忘记一些兰花的品名——素心?寒兰?春剑?惠兰?当初郑重写下的标签,早已被时光洇成几抹淡墨。名相如露,终将消散;而花自在,兀自生息。兰不因我的遗忘而停止生长,人又何必因虚名欢欣忐忑?

早已习惯这无声的共处。执壶浇水,冬天,一定要等到中午时分,鱼池里的水不那么冰凉。早春,水珠偶尔溅落在一片新抽的兰叶上,叶尖微微一颤,承不住那点晶莹,便任它顺着叶脉滑落,在叶心短暂聚成一小粒光,又隐入土中。那叶是新绿,薄亮,边缘还卷着初生的羞怯,在晨光里透出玉质的纹理,仿佛能掐出水来。水流微微漫过盆沿,又无声退去,一如光阴本身,不惊不扰,不滞不留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对花们没有要求了。它们若发新芽,瞧着那嫩绿的小生命怯怯探出,带着清晨露水般的鲜润,我说,真好呀;若开花,我在似有似无的幽香里悄然伫立,默念,谢谢啦!兰花的香不是扑面而来的,需屏息凝神,待周遭市声渐隐,方从空气的缝隙中丝丝缕缕浮出——初闻清冽如山中晨雾,细辨又隐着一线甜暖,像月光浸过寒潭后升起的一缕暖烟。它萦绕在鼻尖,却不黏着,风一来便散得无影无踪,待你怅然若失时,它又悄然潜回,缠绕衣襟。

日子就这样在叶隙花影间流过。浇水,施肥,偶尔除去盆中杂草,动作熟稔如呼吸。翻动老叶,贴近泥土处便逸散出湿润的腐殖土气息,混合着苔藓的清苦,那是根系劳作的味道。除草时,指甲掐断杂草嫩茎的瞬间,一缕微辛的草汁气骤然迸出,随即又被兰的静默吞没。

去年春末,一盆久无声息的兰,在浓绿的老叶底,长出几枝花箭。酝酿了差不多一个月,花朵次第绽开,露出淡绿如凝脂的花瓣,花心一点鹅黄,玲珑如精雕。香气也随之醒来,不再是游丝,而是清泉般从花盏中汩汩流淌,漫过盆沿,浸润了整个阳台角落。那香是凉的,带着露水与青苔的气息,却又在凉意深处透出生命的暖意。原来生命自会寻找轨迹,静默生长,悄然开花,不为谁的注视与掌声。生命的节律与尊严,从不因目光的稀薄而减损。

去不同的地方,总会捡一些自认为好看的小石头,回家后放进兰花盆;“劳动节”实在没有发挥的场所,就一片一片擦洗兰花叶子,找些苔藓铺在花盆里;至于有些换盆分钵后兰花的“出访”,喜忧参半……原来,兰与我,仅存一种近乎无念的照料与无言的承受,彼此存在着,根系却各自在深处延伸,共同承担一方晴雨,默默经历生存的悲欢。

尘世里,多少情感渴求着对等的回响。兰花不要求我记住名字,不在意我是否懂得心事。它只是生长着,枯荣由己,自在呼吸。而我,不过是在习惯的驱使下,日复一日地浇水、施肥、除草……这习惯竟成了岁月深处一座静默的桥,渡我于喧嚣之外,抵达无求的安然。当指尖再次触到微凉的叶,当那清幽的凉香又一次不期然沁入肺腑,我忽然懂得:这叶的每一次舒展,这香的每一次吐纳,都是光阴在植物脉络里写下的静默箴言。它不声张,却以存在的姿态,教会我如何卸下期许的重轭,以叶的弧度接纳晴雨,以香的淡泊丈量得失。光阴深处,人亦可被植物无声地“驯养”,领受生命本身的馈赠。

阳台上的兰依旧默然。它们不知我的纸上踌躇,亦不知我的顿悟。细水长流的日子里,我们早已根脉相连于同一片光阴的土壤——无名,无言,领受着亘古的宁静与风露,长成更静默也更坚韧的生命。

人花相望,亦相忘,唯叶影婆娑,幽香暗度,在彼此年轮里刻下最深的印记:那共度的,无声无息的光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一碗乡愁(外二首)

◎ 汤云明

故乡的味道,也是乡愁的滋味
这一碗、一碟、一勺、一瓢的乡愁
是人间烟火和故乡水土的交融
总让人在记忆里口齿生香

走过童年、少年、中年直到垂垂老去
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、境遇、心情
故乡这一碗咸菜、野菜、土味菜
以及母亲做的家常菜、拿手菜
最能抚慰平凡人、游历人的心绪

一碗乡愁,总能把故乡这些
生动、鲜活的食材和佐料
加进生活的盐、味精、辣椒
把身边事、身边人,亲情、友情、爱情
烹煮成有形、无形的美食
酸甜苦辣咸都装进
一只能承载美食与故土的碗

### 万物有灵

躺下,我是一堆庸俗、陈旧的皮肉
需要呼吸、吃喝和睡觉
站起,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
会思考、工作和生活

万物有灵,冷暖自知
它们在自己的轨道和圈子里活着
有时互不干预,有时必须交集
互为依赖,互相利用,共享家园
甚至为了生存,成为一链食物

而人,就是万物之中最灵性的物种
抬头三尺,思想和神明无处不在
一个人,站上云端就奉为神仙
埋在土里就进入地府
潜入水底就可能是龙王
人不会消亡,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

当然,还有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物
指导着人类探索社会的真理
以及世界运转的规律

### 那些远去的亲人

我的祖辈,几乎全部
都把名字刻写在了石头上
我的父母亲辈,也一个接一个
把最后的容颜挂在了墙上
甚至有些同辈,也没有好好排队
提前被那辆幽暗的车接走

那些远去的亲人啊
背影,在烛光中越来越模糊
他们走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
去到满地金银又没有病痛的地方
只把一个个名字和称呼
在心底沉淀、回忆

一个个长辈、同辈
他们的去向,与生活背道而驰
也把我们一步步地推到了生死边缘
其实,我一直在检票口排队
前面还有一些比我年长二三十岁的人

(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荷塘秀色 摄影 汤青

# 心 岸

◎ 杨黎黎

作家张晓风说,我们都需要一个岸。这岸,最好就在一回头便能踏上的地方。身为陆地生物,这渴望,仿佛已刻入骨血。婚姻中的岸,亦需离爱人极近——非是丈量脚步的距离,而是心与心的咫尺。唯有心岸相连,那在“激流”边缘徘徊的人,才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,倏然回首,踏上归途。

身为一名在情感暗礁间摆渡的咨询师,我见过太多在“岸”边踟蹰的身影。有时,一念之差,便是永远的彼岸,此生再难抵达。曾帮助过这样一对夫妇,他们何尝不是濒临那惊险的一刻?幸而,他们内心深处那无形的岸,始终未曾真正远离。那根系着彼此的情感脐带,纵使被生活的风暴撕扯得“嘎嘎”作响,却依旧坚韧地牵着,维系着“回头是岸”的期望。

男方是才情纵横的建筑师,女方是灵魂自由的手艺人。他们的爱情,始于青涩懵懂的高中岁月,那是生命中最澄澈无瑕的时光里萌发的芽。这般纯粹如初雪的情感,在现世洪流中,已是稀世之珍。然而,看似仅两年的婚姻,其根基却被历史长河中最幽暗、最难解的漩涡——婆媳关系悄然侵蚀。

婆婆的强势,如无形的五指山。虽一年相见不足一月,她的观念却化作无处不在的网。尤其对“生子”一事,婆婆近乎执念,电话里的催促,见面时的冷脸,句句如冰锥,刺向善良温婉的儿媳。儿媳曾以赤诚之心,试图暖化这座冰山,贴心贴肺地付出,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寒意与苛责。那沉重的掌控欲,无关空间远近,而是精神的重轭,令她喘息艰难,疲惫不堪,最终,她万般无奈地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的请求。她的心,在无岸可靠的孤寂中,几近沉没。

婆媳之困,诚然千古难题。溯至汉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,焦母的冷酷,便生生拆散了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璧人,最终酿成“举身赴清池”“自挂东南枝”的千古悲歌。南宋才子陆游与唐婉,亦是毁于陆母“恐其惰于学”的偏见与无嗣的焦虑,一封休书,断送了青梅竹马的情缘,空余沈园壁上泣血的《钗头凤》。直至今日,因强势公婆而离散的婚姻,依旧如秋日落叶,数不胜数。纵观这些心碎的故事,矛盾的核心,总绕不开那座本应坚固的“岸”——丈夫(儿子)角色的迷失。

当风暴在母亲与妻子之间掀起,丈夫若选择逃避、沉默、和稀泥,轻飘飘一句“你们女人的事”,便将妻子推向了孤立无援的惊涛骇浪。妻子顿感身后无岸可依。同时,婆婆视沉默为默许,气焰更炽。此岸,瞬间崩塌。

或是丈夫甘为“妈宝”,毫无原则地倒向母亲,无视妻子的委屈与需求。妻子蓦然惊觉,曾以为同舟共济的爱人,竟与自己不在同一片岸上。婚姻的灯塔,便于绝望中熄灭。

更深层的原因,是丈夫未能从原生家庭真正“断脐”,在心理或经济上过度依赖父母。他将父母奉为唯一的心灵之岸,允许其巨手肆意伸入小家庭的船舱翻捡。新筑的爱巢,成了父母意志的延伸,夫妻独立的心岸,尚未建立便已淹没。

要拉近这心岸的距离,重建可供回头的港湾,沟通是唯一的舟楫。在引导这对年轻夫妇重建心岸时,我请他们各自写下对方的优缺点。情深如许的眷侣,笔下流淌的,往往尽是对方的好——那不舍,那眷恋,便是心岸未曾完全沉沦的明证。我告诉那位身为建筑师、也应是家庭支柱的丈夫,当母亲的无理风暴袭来时,他必须成为一道坚实的堤坝,坚定地维护妻子的尊严,让妻子感知到,岸,就在身后。

声音的桥梁,是心语的直抵。我让他们面对面,郑重地向对方念出三句简洁而有力的箴言:“谢谢你”“对不起”“我爱你”,然后,诉说缘由。当丈夫凝视着妻子的眼睛,说出“因为你的纯粹,你的温暖陪伴,我爱你”,又在“对不起”中,痛悔于妻子受委屈时自己的懦弱与沉默……妻子瞬间泪崩。我于是借哲学与文字那穿透时空的力量,催化其情感的复燃。我让他们重返那神圣的宣誓大厅。往日的誓言,穿越时光,成为今日的宽容与理解。最终,他们相拥而泣,重归于好——那迷失的岸,终于在泪眼蒙胧的回首间,清晰可见。

原来,在婚姻的危局中,只要两颗心未曾真正离散,那岸,便始终在视线可及之处。回头的路,便不会断绝。心岸若在,回头即是归途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)